



【步履寻章】

朋友是时间的纪念品

□闫红

暑假带娃去成都,特意去了杜甫草堂。那些屋舍自然是后来建的,但是很长的一溜诗碑值得驻足,我几乎是每一首都仔细地看了。

娃不耐烦,说看书不是一样吗?我说,是一样,但是好书太多了,如汪洋大海,能看到哪一本常常是缘分,你现在来到这里,遇到这些诗也是缘分,何不随缘一看。

娃被我的煞有介事弄得没脾气,只好陪我看过来。但是光看就行了?老妈还要讲解,既然说是缘分了,何妨将缘分进行到底?好在当时比较早,草堂里人不多,有两三个人还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我们身后,我猜测他们是被我的讲解吸引了。

直到走到那首《江南逢李龟年》前面,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据说顾随先生讲诗词时,也常常只能感叹写得好。有一种好就是那么玄乎,像一片飞在半空中的羽毛,撩得你心旌摇曳,似乎触手可及,但你伸出手,又怎么都抓不到。

单看字面,这首诗写得太简单了。
岐王宅里寻常见,崔九堂前几度闻。
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。
李龟年是玄宗初年有名的歌手,跟杜甫也算老熟人。安史之乱时,他和杜甫都流落到江南,在的大好春光里不期而遇。

看这二十八个字,都是白描,一点抒情的成分都没有。风景也是好风景,而不是什么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。但是在这微阴的晨光里看过去,没睡好的我,怎么有点想哭呢?

也许,诗眼就是这“好风景”三个字。所谓“木犹如此人何以堪”还是好的,你还能在自然中找到呼应,感觉自己还有同类。“正是江南好风景”,写尽自然的无情。

过去杜甫和李龟年见面的背景,是唐玄宗弟弟岐王的府邸,中书令崔湜弟弟崔九的客厅,是一整个大唐的繁华盛世,夜夜笙歌,纸醉金迷,谁会相信,坍塌就在一瞬间呢?

在记忆的废墟之上重逢,四目相对间,彼此都知道失去了什么。长安已经失去昔日的颜色,但身处的江南,还只管好风景着,似乎要印证你们所有快乐悲伤的虚无。它无声无息地就消解了一切,这,真是生命里的大无奈啊。

然而,也可以从另一面说,虽然花开花落,四季轮回,不为任何人任何事留步,但朋友依然是时间的纪念品。当他们出现,就会唤醒整个过去,让你想起,你曾如此深刻地活着。

在唐诗里,这样的感触俯仰可拾,《江南逢李龟年》如此,高适的《别董大》也是如此。

千里黄云白日曛,北风吹雁雪纷纷。
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。
是个雪天,黄云在天空堆积,延伸至千里之外,太阳被遮蔽,日光惨淡。很难说这是不是个好天气,对于在家里守着火炉的人,可能会引发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的情怀,可对于行路人,它让路途变得更艰难,也让远方变得更加莫测。

但是又不能不出发,就像那天上的大雁,顶着呼啸的北风,继续自己的旅行。飞雪围绕在周遭,像是无所不至的阻击。这光景,犹如一种人生际遇,是林冲风雪山神庙,不想走,又一步步被推着走。即将跟高适告别的董大没有这么艰难,但是也不容易。

高适没有明确说出董大是何许人也,不过大家一般推测是琴师董庭兰,他在家排行老大,故被称

为董大。董庭兰技艺极高,唐朝诗人李颀在《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》中说:“董夫子,通神明,深松窃听来妖精。言迟更速皆应手,将往复旋如有情。”说他的琴声能够通鬼神,连妖精都要偷听他的弹奏。

可惜董庭兰一生清贫,六十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乡间度过。六十岁之后,他追随宰相房琯,充作他的门客。房琯很快失势,董庭兰也被迫离开长安。据说这首诗就写在这个时候,同样不得志的高适,在旅途中遇到失意的董大。

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董大此时的处境:他年过六旬,杜甫说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,在古代,六十多岁也是妥妥的老人了。这个年纪不能在家安心养老,不得不出远门,真的是太残酷了。

如今通讯设施和交通工具发达,即使是去从未抵达过的远方,也不会显得特别陌生,你可能之前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它有所了解,何况世界已大同,万变不离其宗。古代则不一样,他乡是真正的他乡,那种陌生感如铁板一块,又深不见底,无处查询,也没地方打听。所以,在这样的天气出远门,董大不可能不忐忑。

幸好他遇上了高适。
高适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?同样是不怎么得意的。在《别董大之二》里他写道:“六翻飘飏私自怜,一离京洛十余年。丈夫贫贱应未足,今日相逢无酒钱。”他形容自己像一只鸟儿扇动着翅膀,只有自己心疼自己。他身处边缘,有十来年不去京城。大丈夫身处贫贱也没什么,只可惜今天我们相逢时候,连喝酒的钱也没有。

我们无从得知,高适当年和董大相识是怎样的情形,但是与此刻,一定有着莫大的落差。这可能是他们一生里最糟的一刻。他们都在逆境之中,在人生的大雪天里,所以,这一刻的高适特别能够理解董大的心情。他知道董大最为担心的,是那种茫茫无边的陌生感。

如何从这种担忧里解脱出来?那就是分析给他听,你即将抵达之地,没有那么陌生。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这两句豪迈至极,也实用之极。可以做浅表的理解,可能这位董大很著名,不管到哪里,他都会遇到知音,遇到粉丝,这些人依然欣赏他敬重他,给他制造出一个熟悉的氛围。

当然,诗人夸张了,即便董大就是董庭兰,也未必有名到这个程度。可是,人在窘境里,非常容易自我否定,稍稍夸大一点,是一种很温暖的体谅。

除了这层浅表的意思,这两句还可以进一步解读。董大以后会遇到的人,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,但是,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,董大的才华,会让别人把他从人群里识别出来,对他另眼相看。

就像《水浒传》里,武松在阳谷县打死吊睛白额虎,县令识别出他是个英雄,后来被发配孟州;路过十字坡,他的谨慎机智,也让菜园子张青认出他不是凡人;到了孟州之后,小管营施恩也对他青眼有加,才华和爱情与咳嗽一样,是瞒不住的。

不过,高适笔下的这个“识君”之人,未必一定位高或权重,即便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,彼此心灵相通,都能给苦旅中人莫大的安慰。高适相信,董大将来一定会遇到许多懂得他善待他的人。应该说,这是给即将出发的朋友,最好的祝福了。

因为对方的存在,这段不如意的日子,也会被诗意化吧。朋友不但是时间的纪念品,还能够化腐朽为神奇,将跌宕苦境,在记忆里变得诗意盎然。朋友是命运赠予的额外的礼物,必须珍重接收。

【城市记忆】

一棵老柳树

□段春娟

同学阿菊,大学毕业来济南,就住在大明湖附近。30余年了,对大明湖的发展变迁都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我曾跟我说,小东湖南侧那片绿化带原是一条南北路,有门头房,车水马龙;曾巩的香樟木雕像起初不在汇波楼上,而是在北水门附近的南丰祠内;北极阁门前又高又陡的阶梯中间的大理石分隔带——孩子们喜欢在上面滑滑梯,无数小朋友的屁股加在一起真够厉害,大理石面被磨得锃光瓦亮不说,还磨出了两道很深的凹槽——原来是没有栏杆的,如今装上了。“滑梯”那么陡,从安全角度,装上扶栏是对的,否则一下子从顶滑到尾,滑得痛快,也难免磕磕碰碰。阿菊对大明湖的草木也熟悉,哪里长了棵大树,什么树开花了等等,都知道。而我,虽曾隔三差五来,都是带着小孩玩,也没形成什么连贯清晰的印象,每次都如初见。

6月21日,周六。阿菊前一日微信上说荷花开了,相约一起看。有李兄,还有芸同学及爱人,加上我,一行五人。到得很早,先在按察司街附近吃早餐,再从曾堤走起,沿湖一圈——其实并未走上一圈,天热了就各自打道回府了。

曾堤北段西侧有一大片荷花。荷花初绽,粉色单瓣,花朵硕大,花瓣透明,花心娇黄,佛教上莲花座类似。其时夏至刚过,擎出水面的荷叶疏朗分明,而这正是荷的飞速生长期,一天一个样,再过上半个来月,出水莲叶就多起来,占满水面,形成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盛况了。

走到雨荷厅附近,厅北侧有一长方形水塘。芸向我们普及说,里面长的是水葫芦,不是睡莲,水葫芦叶子比水面高,花量不大,睡莲茎软细长,叶子平铺在水面,花繁且色多。我们慢慢走,把菰、蒲、水葱一分辨,还见到一种水边绿植,长着心形绿叶、顶着串串纯白色干净小花,模样很是隽永,原来这就是汪曾祺笔下的慈菇!在济南,家常很少吃慈菇,饭馆亦不常有。寒假去高邮,说起来,同行的两位老师还特意点了慈菇豆腐汤和红烧肉炖慈菇,有股水生作物特有的清香,齿颊留余味,至今不忘。

迤邐前行,到西南门附近。被一棵大柳树吸引了眼球,是旱柳,主干粗壮,足够三两个人合抱,树身上挂着小牌牌,介绍说树龄180年。枝繁叶茂,树冠四下张开,宛如一把绿色巨伞。我们连连赞叹称奇。不时也有南来北往的行人驻足品评:这么大的柳树,真少见,活过两个长寿的人生了,真是奇迹!

我对大明湖的历史所知不多,北宋,齐州知州曾巩为防水患,整治大明湖,修筑北水门,用挖出来的土筑长堤(即曾堤),造福一方百姓。料想清时,大明湖片区早已颇具规模,是何人种下的这棵柳树?一时间思接千载。

“四月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。”柳早已融进济南的历史文化,如今还是济南市树,上百年风物的老柳就更弥足珍贵了,要不然也不会挂上标牌示众。

7月18日,放暑假了。和阿菊相约再次到大明湖看荷花。荷花更多了,单瓣、重台,白、粉、浅绿,箭苞、莲蓬,一枝枝,一朵朵。更多荷叶蹿出水面,翠碧的大圆叶子,挤挤挨挨,热热闹闹。天心水面亭西侧翠叶萦绕、菡萏出水,风一吹,花枝摇摆,夏日独有的光景。亭中立柱上对联“柳映天心月,莲摇水面风”,乃写实,富古典意趣。步履匆匆,脚不点地的现代人,已难觅这般兴味了。

湖畔新荷出,柳枝点水翠。荷与柳绝配。湖南岸朗园门上对联:粉白荷边风定处,淡黄柳上月痕初。李兄说他每走到这里,都要看一看,看不够。

又见到那棵大柳树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还是那棵180余年的大树吗?赶紧找出上次的照片比对,没错!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?原本四下张开的茂盛树冠所剩无几,只余一枝斜向西伸,孤独又失衡。挂着的小牌牌也不见了,树身上新涂了灰色油漆,显然是保护之举!大树遭遭了什么?忽记起一则新闻:7月7日一场暴雨,大明湖很多树木拦路歪倒,景区满目疮痍!看来,这棵无数人为之驻足惊奇的大柳树也未能幸免。180余年的风雨都经过了,却没躲过这个夏天……一棵树也有它的历史和劫数啊。

湖风拂过,荷花依旧亭亭,随风摇曳,年复一年,是时间在此处温柔的循环。湖畔垂柳如烟,新生的枝条轻点水面,漾开圈圈涟漪,大明湖依旧波光潋滟。那株老柳的斜枝,默默地融入这幅“粉白荷边风定处,淡黄柳上月痕初”的画卷里。雄姿虽折,故事却未终章。这截倔强斜指苍穹的残枝是生命在劫难后最本能的应答,是“常”字在无常世事里书写的另一种笔触。

阿菊三十年的步履,记下了湖的变迁,也映照着树的兴衰。一棵树的年轮或许会因风雨而中断,但关于它的记忆不会。它流淌在阿菊这样的观湖者心底,沉淀在每一季如期绽放的荷香里,更延续在岸边每一株新生柳枝点水的姿态中。大明湖的容颜在变,但那融于山色水光、荷风柳韵中的生生不息,如这湖中之水,纵然涟漪更迭,底蕴常在,生机常新。生命的长河,正是在这看似断裂处,以另一种形式,汨汨向前。